

# 阿拉伯苏菲诗歌中象征表达的文化意境

潘世昌<sup>①</sup>

在阿拉伯诗歌的众多形式中，苏菲诗歌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分支。苏菲诗歌的来源已久，它几乎和苏菲的产生同时兴起。在伊历二世纪，伊斯兰世界出现苏菲的雏形时，便有一些苦行者尝试用诗歌记录下心理路程。如拉比阿·阿德维娅，对真主的爱一直是她的诗歌里的一个主题。随着苏菲在伊历六世纪走上顶峰，苏菲诗歌也逐渐走向成熟和繁荣。一些传统诗歌里的常用词成为苏菲诗人的钟爱，如酒、女人等，并逐渐成为苏菲诗歌的专有特征。苏菲诗人巧妙地把这些事物与内心情感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体验，其诗歌由此散发出的热烈和婉约无疑为阿拉伯文化平添了一份妩媚和亮丽。阅读苏菲诗歌对我们了解阿拉伯文化、阿拉伯民族的性格及更深层次地理解苏菲的认主哲学都有莫大的帮助。本文试从以下几点揭示苏菲诗歌的象征表达及其文化意蕴。



## 一、阿拉伯诗传统歌中酒的描写

在酒文化盛行的中国，酒出现在诗歌里是非常正常的，关于酒的诗句也是俯拾皆是。而在阿拉伯诗歌里，酒的描写也丝毫不亚于中国诗歌。在蒙昧时代，诗歌作为首屈一指的艺术形式，嗜酒的诗人当然少不了把酒融合到诗里。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厌其烦地描写酒的颜色，酒杯的形状与颜色、酒肆、酒席，甚至酒的名字也有许多讲究。他们把麦子酿的酒称做“吉阿”，把蜂蜜酿的酒称做“比提阿”，把米酿的酒称做“恒塔”，把埃塞俄比亚酿的酒称做“赛克里克”<sup>②</sup>，由此看来，阿拉伯人饮酒、酿酒的历史由来已久，《古兰经》在描述他们时说：“你们用椰枣和葡萄酿制酒和佳美的给养。”（16：67）

<sup>①</sup> 潘世昌，男，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研究所副研究员。

<sup>②</sup>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据记载，在蒙昧时代贩酒的多为犹太人教徒和基督教徒，他们从巴士拉、叙利亚、伊拉克等地把酒贩运回来，在旷野里搭上帐篷，上面挂上卖酒的标志。于是一些年轻人便前来饮酒，听歌女弹唱。很多青年沉湎于此，以至于他们的部落不愿意理睬他们。<sup>①</sup>如塔莱法·阿卜德，为七大悬诗作者之一，少年时便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毫无节制地沉湎于各种享受，后被家族驱逐出部落，沦为“游民”，去世时年仅二十一岁。<sup>②</sup>

酒是蒙昧时期诗人的一个灵感来源。与美酒相伴左右的往往是亲朋好友、恋人情侣，莺歌燕舞，两情相悦。酒象征着想象的安逸、快乐生活。诗人一边饮酒作乐，一边吟诗作对，由此产生了饮酒诗。<sup>③</sup>

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嗜酒和自然环境及社会状况也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个推崇侠义、豪勇的时代，酒是不可或缺的衍生品，善饮也很自然地成为豪侠义气的一个标志和特征。酒与豪侠之士如同宝剑与英雄，二者缺一不可。进入伊斯兰时代后，饮酒被视为秽行而废除了。考虑到阿拉伯人在蒙昧时代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嗜酒习惯，《古兰经》并未一次性废除饮酒，而是循序渐进地分成三个阶段。当经文“你们将戒除饮酒和赌博吗？”（5：9）下降后，饮酒便从此视为非法。然而，一纸禁令并不能把业已存在多年的嗜酒习气消除殆尽，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无条件地接受伊斯兰的法令，做到令行禁止。于是，我们看到，自倭玛亚时期开始，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对立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谨守伊斯兰教条的虔诚之士；一方面是仍放荡不羁、放浪形骸的酒色之徒。也并非所有的诗人都谨守这一宗教禁忌，仍有很多诗人公然大肆饮酒，并把饮酒之乐写进诗里。众所周知，艾卜·努瓦斯就是一个酗酒成性的诗人，他有专门的颂酒名篇。他在诗中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听丝竹弦管的悠音/喜欢用粗杯海碗饮酒/我把虔信的外衣扔在一旁/投身进不道行为的渊藪/我扯着放荡的尾巴恣狂/傍着嬉乐的腰身行走。”<sup>④</sup>

他的诗才因酒而得到空前的发挥，酒也因他生花的妙笔而升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他在诗中写道：玫瑰红酒饮不尽/醇醪入咽染醉眼/甘醇美酒殷红玉/杯酒闪烁珍珠光。<sup>⑤</sup>

阿拉伯人以描写酒出名的诗人均出现在阿拔斯时期。在这一时期，饮酒风气盛行，

① [埃及]韶基·戴夫：《阿拉伯文学史——蒙昧时代》，埃及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355页。

② 蔡伟良：《阿拉伯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③ 陆培勇：《阿拉伯古代文学作品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④ 蔡伟良：《阿拉伯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4页。

⑤ 蔡伟良：《阿拉伯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3页。

上至巴格达，下至偏远的村镇，酒馆遍布。出入酒馆的既有借酒浇愁的酒徒，也有舞文弄墨的骚客。

阿拔斯时期另一著名诗人巴夏尔，也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的咏酒诗在风格上基本沿袭了早期的同类之作，但艺术上却韵味圆熟精当，遣词刻意求工，在古诗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sup>①</sup>

如同艾布·努瓦斯和巴夏尔一样，著名诗人艾布·阿塔希耶也做过许多咏酒诗，他的咏酒诗寄情于酒，诗韵悠然。

阿拉伯人自古就视饮酒为人生乐趣之一，托杯兴怀，借酒抒情。在酒精的麻醉下，人们可以将现实生活的苦楚和种种不如意抛诸脑后，放松身心，飘摇在天园般的乐土之中。另一方面，诗人丰富的情思，细腻感怀被进一步激发，得以超越意识的桎梏，审视内心，贴近灵魂，暴露潜藏的真实想法，翱翔于无边际的天地宇宙间。因此，部分阿拉伯人认为酒是诗才最好的催化剂。<sup>②</sup>

概言之，不管是蒙昧时代还是伊斯兰时代的诗人，在放浪于酒的同时，也确实对酒寄予了真挚的感情，而咏酒诗正是他们对酒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是他们创作热情的结晶。在对酒的挚爱的基础之上，通过他们的丰富的想象力加以渲染，成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当然，咏酒诗中也不乏淫秽描写，这些诗作也反映了诗人的生活经历、思想个性以及时代特征。

## 二、苏菲诗歌中酒的意义象征

苏菲诗歌中出现酒的描写，其历史如同苏菲的历史一样悠久。苏菲诗歌中的酒描写最早可以追溯到伊历二世纪。在第一代苏菲的诗歌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迷醉”和“清醒”的字眼，其原始含义显然是和酒密切相关的，之后演变成为苏菲的专门术语。著名伊斯兰苏菲长老古筛勒在其书中记载道：叶哈雅·穆阿兹给比斯塔米写道：“饮杯爱之琼浆，不复干渴。”比斯塔米回道：“我为你的境界之低感到吃惊，应该是：畅饮宇宙江河，其心愈渴。”<sup>③</sup>其中的“饮”（舍尔布）、“杯”（凯尔斯）、“畅饮”（叶哈泰

① 蔡伟良：《阿拉伯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3页。

② 陆培勇：《古代阿拉伯文学作品欣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③ [中亚]古筛勒：《古筛勒苏菲论集》，贝鲁特时代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西)都是苏菲人士常用的词汇。很显然,这些词都是从实际的酒行为衍生而来,而上述两位人物均属于伊历二世纪。

《光辉》一书的作者艾布·纳斯尔·图斯是伊历三世纪的人,他的书中有未名士这样的诗句:我的两种情形是清醒与迷醉,我一直处于两种情形之中,我清醒,我沉醉,我畅饮爱之酒,杯斛转换,酒未完,酒兴未尽。<sup>①</sup>

伊历三世纪著名苏菲人物哈拉智,他在临刑前吟道:我的酒友并非凶残不义/他客气地问候我/待我如宾客/我举起酒杯/他举起利刃。<sup>②</sup>把刽子手称作他的酒友,把行刑称作二人之间的交杯换盏,这是何等的洒脱!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其一,苏菲诗歌里的酒描写的起始大致可以追溯到伊历二世纪下半叶。其二,苏菲诗歌里的“酒友”、“换盏”、“狂饮”、“清醒”、“迷醉”等词汇并非苏菲诗人凭空创造,而是借鉴了蒙昧时代、倭马亚时代及至阿巴斯时代诗歌里的咏酒描写。

苏菲在持久的修炼、冥思、和静坐后,可能会突然进入一个无法描述的奇妙状态。他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也感觉不到万物的存在,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存在,感觉消失,意志消失。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里,他见证了造物主的独一,见证了造物主的美,那时充溢在他心中的是光,是幸福,是愉悦和满足。即一种无以言表的陶醉状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寂灭”或者“浑化”(法纳)。修行者在这一状态里由于突然见证到从来没见过的异象和美而出现意识停顿,感觉恍惚,甚至痉挛、惊奇、痴呆等诸种无法控制的精神状态。但这种状态刹那间就消失了,刚才所经历的无法形容的幸福成为不可复制的回忆。尽管如此,仍有苏菲试图描绘出所经历的瞬间的晕眩所产生的快感。很显然,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即使用隐喻的语言也很难真实地描述出那一刻的感受。由于他们在那一刻的感受和醉酒时所出现的迷离和恍惚相似,于是,苏菲诗人便很自然地借用饮酒的词汇来描述进入“浑花”状态后的不同境界。正如学者艾哈默德·爱敏所说:“苏菲派在他们的诗中运用了象征的手法,采用通俗的表达方式,如美酒佳人,凭吊废墟,谈情说爱,悲欢离合等,以此来表达他们与主在一起的情景。”<sup>③</sup>



① [中亚]艾布·纳斯尔·图斯:《光辉》,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2001年,第291页。

②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

③ [埃及]艾哈默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六册,第62页。

苏菲的言论，理性是很难理解的，只能依赖体验和感悟。还因为他们的言论可能不为大众所接受，故他们使用诸如沉醉、佳酿、交往、离弃等具物欲的字眼。读者如果不知道诗的作者，几乎难以分辨出所读诗句是苏菲派人的还是努瓦斯的。<sup>①</sup>

苏菲既然把见主后所产生的晕眩以饮酒后的感觉做参照，就很自然地依照迷醉的程度在诗歌中对相关的景象进行细致的分类。比如在“迷醉”、“重迷”和“昏迷”之间作细致的划分；根据饮酒而依次分为“品尝”、“饮酒”和“畅饮”。之后，又根据醉的程度分为“似醉非醉”，“迷醉”和“清醒”。而“清醒”又分为迷醉前的清醒和迷醉后的清醒，而迷醉前的清醒显然不属于苏菲的情形。“迷醉”和迷醉后的清醒也有很大区别的，“迷醉”的全过程都是无意识的，完全沉浸在一种特殊的情绪之中，不知道新生和变化，是一种见到亘古及永恒之光之后的自然反应；而迷醉后的清醒则完全意识到存在。

在“品尝”、“饮酒”和“畅饮”之间，苏菲研究者还细致地进行了逐步分析，指出如何逐步进行境界转换的。当一个人脱离个人欲望、私念、意念且思想纯洁时，方算进入“品尝”之境界；当意念进入入迷时，方可“饮酒”；持续饮酒而不为所醉者，方为“畅饮者”，这一境况持续而仍不醉者，方是真正意义上的“清醒者”。他不为所饮而受影响，也不为所饮而改其特征，这时，他是一个稳定的、平静的境界中人，真正达到了比斯塔米所说的那一境界：“畅饮宇宙江河，其心愈渴。”<sup>②</sup>

苏菲诗人艾布·麦德也奈（1120—1197）写道：她不是葡萄酒/也不是醉人的酒/现世界里不曾有/她是美丽装扮的光辉/每一处皆有玄妙。<sup>③</sup>

很显然，诗人所说的酒并非我们真实饮用的酒，它不同于蒙昧时代的诗人艾阿萨、伊斯兰早期的诗人倭里德及阿巴斯时期诗人艾布·努瓦斯所描写的酒，而是见证了真理之光后的一种意识反应。这里，作者说他见到了美丽的光，不可思议的光，这和诸多苏菲的体验是一致的。

伊本·法里德是一位著名的伊斯兰苏菲诗人，他有许多苏菲诗作。在他的笔下，酒仅仅是一种名称和符合，它象征的是一种认知和思念或者是爱。他在诗中写道：为思念爱人我们畅饮/在葡萄酒未造之前已然陶醉/她有圆月和金樽/她是太阳，新月绕她而行/

① [埃及]艾哈默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八册，第159页。

②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年，第343页。

③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年，第359页。



群星是她的装饰。<sup>①</sup>

这就是伊本·法里德所描写的酒，它象征的是永恒的、不消失的神爱。这种爱超越了时空，由于这种爱，真实呈现，光照环宇。

他还写道：她清澈但不是水/温情但不是爱情/是光但不是火/是灵魂但没有躯体/先万物而存，无形无象。<sup>②</sup>

就这样，酒在苏菲诗歌里仅仅作为一种名字或属性而存在，它只有外在的物质属性，但它又超越了物质属性。它内含的只是苏菲的情绪和意识及见证到的光亮。苏菲派诗歌表面上纵论酒色，肆意不羁，但实际上包含了信仰所衍生的爱的洒脱，在他们眼里，万物皆可作为神圣的象征。

哲玛伦丁·鲁米是一位著名的波斯诗人，他出现之后，便永远地占据了苏菲诗坛。他的出现，标志着苏菲诗歌达到了艺术的顶峰。他写道：我醉了，你神志不清/谁送我们回家呢/我劝你千万次，少喝三两杯/城市虽大，不见一个清醒之人/我的爱人，我们快去酒肆享受灵魂的愉悦/没有爱人的陪伴，灵魂怎能愉悦。<sup>③</sup>

12—19 世纪，新疆在禁欲主义的思潮影响下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苏菲诗人，他们在诗中表达着和阿拉伯世界苏菲诗人同样的情感。苏菲诗人纳瓦依写道：“你我都不能永生世上/斟上浓酒让我俩痛饮。”“当你走进酒店/就应高高地举起酒杯。”

诗人用“酒醉”来比喻迷恋真主，用酒店来比喻“今世”。<sup>④</sup>

赛布尔是 18 世纪到 19 世纪的西域诗人，他的诗风独特，语言优美，他的诗中对酒的描写同样透露出苏菲的爱主思想。

他写道：我捧着玫瑰色酒浆/束着绣花腰带，愿把祈祷的小屋当做酒店/请不要吃惊。<sup>⑤</sup>

尽管酒的象征描写在伊斯兰苏菲诗歌里由来已久，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手法是受之前的基督教苏菲和其他宗教苏菲的诗歌的影响。其说法是印度教徒很早之前就开始把清醒状态下的陶醉和饮酒时的陶醉作了比较。但另外一部分人认为，“入迷”、“陶醉”、“合一”、“见证”是不同宗教里共同的现象，并不存在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因



①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 年，第 366 页。

②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 年，第 370 页。

③ [波斯]穆罕默德·乌奈米·希拉里：《波斯语诗集》，民族出版社，1965 年，第 205—206 页。

④ 韩中义：《西域苏菲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12—213 页。

⑤ 韩中义：《西域苏菲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56 页。

此，伊斯兰苏菲诗歌里的酒象征描写只不过借鉴了蒙昧时代和伊斯兰时期的诗歌里的描写而已，而并非受其他宗教的影响。

### 三、女人与爱情的意义象征

在阿拉伯的传统抒情诗里，女人和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从蒙昧时代到近代的漫长岁月里，以描写废墟和爱情开头成为阿拉伯诗歌的惯例，即诗人在诗歌的开篇，面对情人的故居，抒发情感，追忆昔日的美好时光。在这些爱情诗里，既有纯真爱情描写，也有开放式的爱情描写。纯真爱情描写以两情相悦为基调，没有情欲，没有私利目的，爱情至上是原则。这一类的描写最早可以在伊斯兰早期的诗人盖斯·穆兰吾哈的诗里看到。他和莱伊俩的爱情故事成为阿拉伯爱情史上的千古绝唱，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他的诗作是纯真爱情诗的代表，也被认为是苏菲情诗的最早渊源。<sup>①</sup>

盖斯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已不重要，无论如何，爱情诗中的疯癫和情痴逐渐转移到苏菲的情感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伊本·阿拉比对苏菲的疯癫的原因作过分析，他认为置身于“境界”中的苏菲是被控制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的状况，也看不到自身，因此，他无法控制自己。完全被控制的人不思饮食，实际上已飘逸出感官的世界，不受感观的限制。盖斯目之所及，心之所想，皆是莱伊俩，不管别人问他什么，他皆答：“莱伊俩。”盖斯在情痴之极时所说“我是莱伊俩”，或许和哈拉智所说的“我是真理”出于同样的境况，皆因无法控制的痴爱所致。盖斯的爱情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丰满，为苏菲诗的象征表达提供了充足的元素。恋人之间纯真的痴爱，在诗人的渲染下，逐渐为同样痴爱的苏菲所用。浪漫风格虽在，但平添了一种艰涩和深沉的忧伤。无论如何，在爱的风情下，苏菲们可以任意地渲染自己与真主精神交流。

其实早在伊历二世纪，阿拉伯诗歌中便有描写神爱的诗句，著名修士拉比阿·阿德维娅在诗中写道：我对你的思慕和爱/惟有你能承受/我的爱/使你为我揭开幔帐。<sup>②</sup>

后期的苏菲更是大量吸收了早期纯真爱情里的神迷、信任、痴爱、诚挚等字眼，转

①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年，第132页。

② 转引自艾卜·卧法·伍奈米：《伊斯兰苏菲概论》，埃及文化出版社，1979年，第145页。



而用以描述他们对真主炽热的爱。于是，苏菲诗歌里的女人和爱情只是苏菲神爱的一种象征，是苏菲们借以表达对真主爱恋与思慕的一种方式与途径。

伊本·法里德在诗中写道：她接近我的每一个夜晚都是我的“盖达尔”<sup>①</sup>/与我相聚的每一天都我的主麻日<sup>②</sup>/她驻足的每一个地方/是我的麦加<sup>③</sup>/她去过的每一个空间都是圣地。<sup>④</sup>

伊本·法里德把自己神爱的经历以爱情的方式写出，他见证了他所挚爱的真主之光。这一经历使他流连忘返，每一次见证的时间和地点，在他看来都是吉庆和神圣的，一如他在诗中提及的时间和地点。

伊本·阿拉比是苏菲诗歌中比拟运用的佼佼者，他的象征描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在诗中写道：美人离去渐远行/我唤驼队莫快鞭。<sup>⑤</sup>

苏菲的状态是短暂的，转瞬即逝。每一个苏菲都希望这一状态永久常驻，也都渴望再现那一令人激动的时刻。伊本·阿拉比形象地刻画了那一时刻的消逝，犹如恋人分离，令人痛惜，惆怅，他而能做的只是希望远去的驼队不要走得太匆忙。

新疆 18 世纪的苏菲诗人诺比提在诗中写道：苦苦地思念情人/我丧失了理智/头脑昏聩/为此我远离人群/茕茕孑立/只有身影相随。<sup>⑥</sup>

14 世纪的苏菲诗人海依达尔·花刺子密写道：您的俏丽，已成盖世无双/有哪个不知道您生相端庄/生就好身材天仙一般美/目秀滴采，峨眉映出清辉/糖甜的话，令人入迷发慌。<sup>⑦</sup>

诗人阿塔伊写道：与伊人远别，相思欲置我于死地/那花容，那身姿，而今却远在天涯海角/人们啊，不要责备我语声哽咽/我好比那可伶的夜莺，远别了红花绿叶。<sup>⑧</sup>

诗人赛卡克写道：哎，我的仙子/你的柔情使我如受火焚，呻吟呼号/这眷恋之苦/已使我的双目终日里血流滔滔/仙姿乍睹，就使我患了不治的沉疴/医师与丹药也因失灵而



① 斋月后十天的某一天，据说在奇数夜。这是高贵的一个夜晚，贵过一千个月。《古兰经》专门提及过。

② 每周五的这一天，穆斯林称之为“主麻”。在穆斯林看来，这是非常吉庆的日子。

③ 穆斯林心目中神圣的地方，也是天房卡尔白的所在地。

④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年，第187页。

⑤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

⑥ 韩中义：《西域苏菲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2页。

⑦ 韩中义：《西域苏菲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

⑧ 韩中义：《西域苏菲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 悲泣终宵。<sup>①</sup>

上述几位诗人的诗作表面是描写男欢女爱的爱情，实际上是喻指人对真主的虔诚的信念。诗中的“情人”、“伊人”、“仙子”都是对真主形象化语言的赞美。华丽的辞藻和热情洋溢的情感下隐含的是对真主深深的眷恋以及修炼之路上所遭遇的痛楚。新疆苏菲诗人显然受到了阿拉伯世界苏菲诗人的影响，要理解他们的诗作，就应该了解萨迪、鲁米、賈米等人的诗歌，而要理解他们的诗，则应了解苏菲思想，特别是苏菲的爱主思想。<sup>②</sup>

## 四、自然界的意义象征

大自然千奇百怪，充满神秘，即便对科技已相当发达的现代社会来说，大自然仍是一个琢磨不透的迷。对古代人来说，大自然更是意味着神奇、伟大、深邃和神圣。它的神奇和变幻莫测使人对它膜拜、敬畏，也就是说大自然多少具有神灵的意味和因素。于是，在文学作品里，大自然莫不以多样的形象出现。具体到大自然里的个体，太阳、月亮、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鸟鱼虫，无不具有灵性、神秘感和神圣感，自然界里诸多个体的美丽、深邃和神秘与苏菲的追求与境界不期而合，顺理成章地成为苏菲诗歌里的意义象征。

伊本·法里德写道：小鸟在巢里欢乐地歌唱/在我听来那是忧伤之曲/你为它的声音陶醉/有人却不胜其烦。<sup>③</sup>

大自然里的景象万千，而人的感受却因人而异，有的欢乐，有的忧伤。但在诗人看来，这没有什么区别，烦恼既是欢乐，欢乐既是烦恼。在苏菲看来，世间万物纷繁复杂，属性不一，名称各异，但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存在，万物是一体的，这就是苏菲的“存在单一论”。分就是合，合就是分，一为万物，万物不存。万物存在的纷繁复杂的表象只是表面，只是人有限的理智判断下的结果。万物的名称和属性只是补充和说明。万物只有表象的不同，并没有实质的不同，在苏菲看来，这些都是“存在物”而已。

① 韩中义：《西域苏菲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5页。

② 韩中义：《西域苏菲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③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年，第292页。



这一思想在下面的诗里得到更为明确的体现：

他是光明、黑暗、水和空气/他是火种和不毛之地/他是字面、意义和形象/他是一切，他是存在/他是生物，他是生命/他是野兽，他是人/他是理智、思想和心脏/他是灵魂、躯体和动力。<sup>①</sup>

哲玛伦丁·鲁米也用小鸟来隐喻苏菲对现世的看法。小鸟筑巢而居，而鸟巢无疑是包围小鸟灵魂的一个容器，而苏菲追求的是脱离躯体的束缚，让灵魂自由放飞。他在诗中写道：小鸟筑好了巢窝/那是我的无上乐园/那一天真美好/我在其中飞到爱人的门口/我振动羽翼盘旋/耳朵倾听她的话语。<sup>②</sup>

除了动物之外，大自然悄无声息的物体一样为苏菲诗人所用，一样可以蕴含她们的情思，如岩石、山峦、河流、山丘、废墟、云彩、树木等。如鲁米写道：艾斯利的废墟/我童年和青年嬉戏的地方/昨天它还是青翠嫩绿/今天却已干旱贫瘠。<sup>③</sup>

## 结 语

苏菲诗歌在无尽的世界中表达着内心的体验和难以名状的感受，它茫然不知所措，直至寂灭于对真主的挚爱之中。苏菲诗歌充溢着情和爱，但那是一种情感与哲理交织的爱。苏菲诗人意境深远，思绪飘逸，词句优美，韵文风雅，节奏悠扬。其想象悠远丰富，华丽非凡，他们的诗作给人一种纯美的艺术享受，除此之外，还蕴含着深刻的苏菲认主哲理。要真正地咀嚼苏菲诗歌之美，还要多少了解一下苏菲的基本理论，否则，我们只能停留在表面的意义。无论如何，苏菲诗作并没有因其深刻的隐喻而掩其光辉，反而因为他的厚重和深邃而耐人寻味，成为阿拉伯文坛上有独特吸引力和散发着芳香的奇葩。



①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年，第312页。

②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年，第305页。

③ [埃及]阿提夫·嘉戴：《苏菲的诗歌艺术》，埃及图书出版社，1989年，第307页。

Jingshi . The article was the achievement and knowledge gained of early Muslim leaders' events by the author's hard work.

Chen Keli: A Muslim Scholar for Ever ..... By Zhang Weizhen(109)

As well-known Chinese Muslim scholar and Islamic Thinker, Chen Keli(1924-1970) was eager to learn from other cultures, even from non-Islamic source such as Marxism. His view on religion was based on realism as he was critical to Muslim social reality. He was completely a true patriot although he was persecuted and killed finally by Chinese political ultra-leftists at the unjust time.

The cultural artistic conception in the symbolism of Arab sufi poems ..... By Pan Shichang(130)

The Arab poem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value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ntality of Arab nation. It is a reflection not only of Arab history but of cultural mentality of Arab people as well from the Jahiliyye to modern times. The description about wine and love in traditional Arab poems was a reflection of cultural value of Arab nation while the Sufi poems have been full of philosophic thoughts.

The Cultural Narration of Mino-tradition: A Foreword of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 Materials of Canton and Hongkong Hui Society ..... By Ma Qiang(140)

During the tim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Hui nationality community in Canton and Hong Kong were very altively in modern education and the book world. These created a rich source of historic material of Hui Muslim in this area at that time

A Rediscover about the Versions of Question and Answer about Islam ..... By Ma Zhanming(152)

In this article, 13 different versions of Question and Answer about Islam, a famous history and cutlural work by Jin Tanzhu,a Muslim Scholar in Qing Dynasty have been put forward as a result of research ment of the author in different libraries of China.

Invitation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Islam in Contemporary world ..... By Ding Kejia Ding Hua(158)

There are many new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Islam in contemporary world.The complexity and variousn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 has been determined by the multi-ethnicity,multi-langusticity and regional feature of Muslim world.This has been shown in the Darwa movement.

Life etiquette of folk culture in metropolis city:A field survey from Xi'an Huis

..... By Ma Jianjun(177)

Life etiquette is several socialized processes in people' live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s in the forms and contents of life etiquette because of cultural backgrounds. Xi'an Huis

